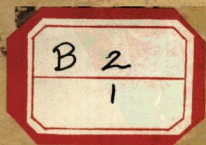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B 2

1

文

申

子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傳授中說於仲父疑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又福時於仲父疑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

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相帙細音相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隨書而亡矣叔達依遺史人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問且曰同志淪殂音帝閤幽逸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首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傑釋亮其况文中子非首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濶矣修王削霸致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

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光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世空圖嗟功廢道衰乃  
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  
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  
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髮鬢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  
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  
是而已季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于魏徵問聖人憂  
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  
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  
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正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文中子曰其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項銅川六世矣銅川有銅堤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而咸

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法錄

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

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政大論

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

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

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

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吾得皇極謹義焉去就適中吾

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謹義焉權衡衰貶

大論焉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哀隋內

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

詩則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于子不豫疾聞江都有變

十三年場帝幸江都宮字文化及秋逆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

而文中子曰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

王道篇

育文書局石印

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獨韓王安趙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

民更始而與其視聽乎變有玉耳使與辭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賦代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

乎三百篇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辭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

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衰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

而賞罰不明乎音惠猶無主辭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辭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

人斯在下矣仲尼上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衰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禮法無經行不其深

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

之謂聖聖而不順之則言逆之則凶神在文中子曰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門人未達叔恬曰王疑字叔恬子

才其捨諸命之也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揚素字處道場

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鐘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帝時為司徒專

日言政而不及化下正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詞修

道為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知正人不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王道從何而興

平喜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鼓湯之什湯無紀文章撰于春反門人皆需襟焉哀隋將

反廉子曰或安而行之煙似或利而行之積似或畏而行之強似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賈



瓊門人習書至桓榮之命瓊字春卿漢光武太子曰洋洋乎光明之業瓊賦天寶監爾能以揖讓終乎初光

蓋天命授揚而使榮傳之蓋字陽立是謂明帝繁師玄繁師玄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玉

子曰無苟作也文詞且表越公以食經遺于子不受曰美黎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諾及洪範三德越公

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同非酒惟享洪範三子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

利不勸勸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節不中節行不謹不謹辱也言行榮辱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

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

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臧乎鸞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禮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

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

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皆然子曰無赦

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用益多則耗子曰康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反子曰杜如晦

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如海字克明唐太宗時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太疑稱天子曰春生之

夏長之秋成之久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

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

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宗所以恍惚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

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

行不相泯則王者可以制禮矣禮行皇極也○涉問計反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定則龍麟



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

人倫夫尊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竝行乎言無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詩逸未見夫子子曰子未三復

白圭乎詩云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之恩吾子汨彝倫乎人必不其倫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豈鼎

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諱賜未見不言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

矣不得其言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枯字叔子

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一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子曰今分能為羊陸

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度兵機

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矜鈔無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

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門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寬寬子曰不知也非道至大阮嗣宗

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子嗣宗子曰慎矣慎言子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也止慎子曰如哉

凌敬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以記心為及人之幼是怨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

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所介者殊俗則必

賈辭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氏

三德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體則子曰

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義反是頃拍子登雲中之城漢雲州望龍門之關龍門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

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可恃不降而宿於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賦未  
子見劉者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季標性率多毀時任助死有  
識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  
彭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  
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  
玄字太初善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苦二賊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井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可不語幽明蓋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存我  
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沂為乎將我忘厥功物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勇韓

而勇威也和而博賢威字文蔚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瓊也明而毅而果毅明淹也誠而厲禮隋隱太

白山來學於子玄齡志而密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

誠懇而威厲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

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房博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為御史

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也其靜也至性也其顏氏之流乎

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也其靜也至性也其顏氏之流乎

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曰仁乎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

為公與楊玄感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

子不答伯樂退謂辭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家之術李伯樂見子而論詩伯樂字仲規德林

端序語使為剛旨遠為柔音若頃音則而濁虎竹音柔而清周禮小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鄭薛收曰

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上平底六窳於微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賁也歌緣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人米之以觀其變謝官采今子營營馳騁乎

米流齊梁文弊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

濟乎義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

也謂賤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

也挺擬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擬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

何子曰任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有盜亦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光

其天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

為心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

之學進於道濟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營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玄感讓封楚國

命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

與也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雖童僕必飲容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

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數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以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苛

絕四者惟惟有道者能之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志存天下

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

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

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薛方士問至朱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子

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禪孔子謂不可不誌不居良田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兩禮帝王陵惟漢

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見曰祭祭宗廟曰享其名言神達茲三者之說

則無不至矣三移名不出叔達使其首因問祭首思人之甚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

其臨事也斤猛字景略為許堅相議故而青堀池之密矣兵至或問蘇綽子曰後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

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算問牛弘子曰厚人也附弘時里

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淹

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好平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勤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

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高四年在長安謁文

匡王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子曰益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叔

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將與者吾惜其不得見居其志

勤其言微其事以養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

乎也往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威終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鉞弋防后族之亂其

役簡也其刑清也義君子樂其道也小人懷其生也四百年間高不至帝四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

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治則舉漢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

蕪其矣統詩書可以不續乎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



定法以聖承聖何其道其濶不可格于後後若能聖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也必有聖人扶

之何必在我我君其道亦樂不可制於下下若有臣則無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以扶則承可

公之子燕居董常嘗威侍子曰吾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湯武一歸

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德也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

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

神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衰也仁子曰常也

其殆坐忘乎頹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後致用也知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神神妙萬物不思而

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嘗無學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

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起離中賢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連者無方未達者迷

於彼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董常聞之悅知也

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求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

妙乎萬物則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水去濕然國神若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

無志則無得志則無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

然思則或始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考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子曰者哉薛收

行無負於幽明首陽山以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或問王隱隱字處叔父知西

世義不可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章粹續成

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章粹續成



謂范益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范甯字武子為親梁集解謂左氏失誼公羊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

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為雄之詞漢書又使范益不盡美於春秋敬向之罪也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

聖經之本是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蔡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春秋之失自敬向始也

棄經而任傳但爭眾傳而不原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賜九人明易者撰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

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故齊韓毛鄭詩

之未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大戴小戴禮之哀也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國家

藏科斗尚書以今古文易之劉詩失於齊魯齊魯初為儒學魯人宗之於是齊人宗之魯人宗之公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

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天聖性神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已所傳

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虛由師明矣孟子曰

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

也師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恣然也也七代注見上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

情可以蕩可以獨處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文中子曰吾師也

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

及地動儀如揚雄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子曰過而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

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達觀其所

好好賢則治好好貨則治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知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靈洛陽

自為之可與銅川夫人好藥好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為城府君重陰陽陝州餘名芍而幾反子始著曆日

且曰吾懼賢者或費日也聖人之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子謂薛智仁善處俗處俗謂能

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象引明表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子曰吾於天下無

事君篇

一育文書局石印

一育文書局石印

一育文書局石印

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

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

也驕且吝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

之勢雖無五等而雜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政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楊素使謂封功臣宗室子弟

子曰益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

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異言以拒之

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恕謂不教我而致我犯

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古歎反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姚襄峻法御下

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嘗掌國命楊惜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木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實感好

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之文者能逆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歎子曰非敢急傷時息也息而不修斯又喪矣子曰吾不度

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

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十餘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子曰何必霍光古之

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縣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

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曉發語

噉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蓋從之乎子去之子

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蓀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心選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

異於是獨善一身子在河上曰濁濁乎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戲策

以長安今道之不行得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收守有子孫焉襄壽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

是之亟也亟猶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

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於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子謂荀悅史乎

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

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太守多

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鑿治之辭梁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

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其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厚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而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事君篇

育文書局石印

凡謂道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仕進無不應其門者助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

署我於蜀用署常怨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揚君平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

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敬按或主豪誘眾不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

王戎賢乎戎字濬仲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

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主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矜飲酒晦子曰君子

哉思王也其文深以曲親親表曲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今之史也耀文詞語問文子曰古

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周殷

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三曰頌續周殷以成功告於神明也

歌之樂廟四曰歎續變雅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凡此四者或美焉嘉

之或勉焉無足嘉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不足傷或誠焉語他事使是謂五志皆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

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夫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子謂續詩之

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

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俗世修政教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者假列

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及其變也風勞而敬其人益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郡

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風勞而敬其人益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郡

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

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政苛而迫其人益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使前一時急功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

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主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我君也根君本國諸侯

子吾得逃乎何敢怨不逃避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



未尚有仁義存焉和家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故守無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子曰變風變雅作而

王澤竭矣周先王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取而行遠溫彥博惡之史大夫有才辨官終傑射

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直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非安

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

觀其後容其改過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周哀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道之

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

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損之可也刑不濫衣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中焉可也不偏下雖

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於後害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道今之事

君也以佞在無所不至皆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謂修之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紛華而

之極與衰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辨治亂之事不敢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真義

不可概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不可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

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也子問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步若有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

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刺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

色婦人則有青碧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

曰非地道也慤保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我則

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補反必後求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子之鄉無爭者

化近易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不奔

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也非大夫則銅川府君之喪馭勺飲不入

事君篇  
育文書局石印



口者三日營其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歸謂漆飾也衾帷塗車為靈則不從

五世矣禮曰塗車為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葛藟者善謂爾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墳立高四尺不樹焉孔子

曰我東西南北之崇四尺之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萬春鄉社所居鄉

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為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

清極直而無執直甚則熱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外扣至心為之內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退而謂

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

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之綱夫為婦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銜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

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難矣乎難致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

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吏執乎役力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官則為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述曰必使我子孫相

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述謂攝位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道

制禮作樂也公謂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益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故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脩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

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倫之法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

武王管伯禽私而恕也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

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也。豐豐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曰：敢問道。子曰：通變之謂道。則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則方則方。曰：劉伶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

則埋。子曰：古之閉關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閭闕。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曰：道足乎？曰：足

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己，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

子曰：文。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人道，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德，志子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

不受此節。子曰：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戈，謂昭德之舞，閔而泰其

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

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曰：謂史談善述元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儒家、道家、陰陽、知

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

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

儒道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

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機，無執張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

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

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幽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訓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

乎？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幽

育文書局石印

居變風之末何也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天子蓋傷之者也

傷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之變而以幽歌幽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

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周公之詩不

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

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或曰苻秦逆東晉是在而堅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

上順下違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命

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行天下謂之互市惠帝已後賄賂大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中

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

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曰勤哉而不

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實炬入關後宇文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

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眾並臨九

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

持大威者為驕兵兵驕者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毒義吾獨若之何柳攸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韞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

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

理通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先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終日矜後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

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炫退

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凌

敬退子曰賢者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志武備而心在難備也

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

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

梁主惑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或問佛子曰聖人

也聖人教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中國則泥泥猶軒居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

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銅川府君重

之豈徒然哉友子遊太樂樂聞龍舟五更之曲場帝將遊江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作之邦

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皆言隨仕人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

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

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惟舉事慎

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

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

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楊素謂子曰

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旨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

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劍佩鏘如帶劍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

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直稜於木也為禮使人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



之者非其道也禮引人董常歌卻柏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煬帝任羣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

聚道聚高朴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見上註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

有所適則居之且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

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其次地隱辟地其次名

隱名混朝市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廣廣泛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

泛愛中子謂晁屠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屠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介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

治不及三代文中子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也秦改

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曰策策求直言而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曰對對奏曰讚讚讓曰議

評曰誠誠曰諫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

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况舉一事必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

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曲三王之詬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

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政政憫人易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知子

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

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始存此聘禮即可歌于髦而遺之子髦衛詩美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

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權助子謂姚

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君

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自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薛宏請見

私賤被貴我



一經薛宏未見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好古者非子有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

郡人非之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見譖子於越

公曰彼實慢公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

越公待之如舊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

者英能自知故自勝者雄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其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

乎哉姑脩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

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臨不義問

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隋不亂楊素賢則

###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没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

無敵謂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

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

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

人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逆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

疑後二言疑子曰徵問所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吾告汝者心也以天命曰心心之本合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

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

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道子曰自汝觀

之則殊也彼觀我則心迹固殊以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

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

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程元問叔

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志見矣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非仁知博達則

者之志乎言詔行天下則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非仁知博達則

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

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遠者言其有君臣經略

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畧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進退消息不失其機乎經畧

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己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取諸仁義而有

謀乎雖天子必有師謀事由師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

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

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

對晁屠對策云二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

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所以進善不

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

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

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

也續書切而不指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孝委曲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

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

也續書切而不指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孝委曲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

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遠事文中心子曰晋而下何其紛紛多主

也紛不姓吾視惠懷傷之憲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收

攷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

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

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虢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初八年始任馬虢程元曰

三教何如禰老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政多門則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真君建德之

事適足推波助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却憚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却憚王莽時上書

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令稱病憚曰所言皆天命也非在人造焉莽子曰

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總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

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

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幾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無不僥必僥必僥必

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思及賤况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

利者也職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子見瓊經而哭不輟者遂

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

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

問易論

一育文書局石印

勞之慰見王人必倦之說俯俸御里不騎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若裴松

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之註三

國志反毀是故惡夫異端者反異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

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

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

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進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者非聖人孰能多哉命推聖人薛收言作命

其能至乎元命也子曰皇矣易者性命之書費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王而有臣乎制

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邨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慙德於備物乎尚有志而不備

收曰帝制其出道乎問漢制出三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

其讓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邨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禍皇

亦稱也政則尚簡董仲舒曰秦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可稱長世之

禮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二帝三王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其無純懿之跡邨子謂李

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帝之性有勝若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帝則庶幾乎聖

變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辨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物與小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國為功雖

近然謀及身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間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

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歸而善六經之本日以俟能者後百姓與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小

不忍致大災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

則吉不先見故推幾成務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文在卦如人居鄉遂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

可獨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



功也元仁也言禮也利義也正子曰倭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倭人殘人董常死子哭之終日

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行六十

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則終之故曰義也守子曰名實相生利用

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

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祭然可見矣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書所以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霸國戰智

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厭為非帝國戰德仁者無敵于天皇國戰無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

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子曰多言德之

賊也有德則多事生之讎也保註者薛方士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

暴虎憑河必也言之無罪間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諫諭之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齊攻

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愔字博彥北齊文宣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字文化及問天道

人事如何場帝幸江都化及弒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

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箴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

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就而無諂池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撻汎又因所利而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

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終其正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

天授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

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齊梁陳之德借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

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時江南袁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或問志意修驕賞

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虛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

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執殤帝二歲勸后臨朝且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

待也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曾操舉兵

孝獻神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曾操舉兵

可作矣而不克振桓靈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

天下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

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天子不採

風詩古有採樂官不達推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父矣自仲尼及詩有空詩可以不續乎

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文中子說卷第六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自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濟世道不龍

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

出舜之後封於劉生漢有王於齊者劉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帝聖姜姬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

之後居崔已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者相沿前

代號也自秦始皇王考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子曰黎名索

始故曰不帝久矣王考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秦子曰黎名索

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

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害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問溫嶠子曰毅人也

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

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嶠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為晉

符健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慕容將軍破李勢平

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中庸者

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者與

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

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

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語非生而知子曰恭則物服嚴然人望愨則有成先誠平則物化無私於

馬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禮仁必以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豐樂篇

育文書局印

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倉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薛收曰續其非古乎書

顏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舉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本陶曰贊續書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

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仲子曰誠其至矣乎有誠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

盤孟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

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

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直言者皆云天下不治臣獨以為狡逆上

吾不其也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

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于耳斯

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故舉相如嚴樂軍是也此數于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

康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辨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

篤固大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明習災變

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即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街刀竟坐誅二子並垂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

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子孟子曰未

自其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邳公問政蘇威封和國子曰清以平

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

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達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

不達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達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祖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越公曰美



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六經續而子出自

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吏陸蓬止之曰未可以避我生民也陸蓬賢人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

去陸蓬送子曰行矣江湖鱸鯨非蕩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如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內而

齊外維明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義是謂教林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

也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

限內則道德者本仁而中知之所以為禮樂也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辨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階上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辨

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

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喪韓宣

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修於國也魯三家專政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六經之

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於家也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

致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

推運歷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

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耳

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之制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處居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其好而能樂勤而不歇

者乎言我但好學不歇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一也而有得子見而存因所見而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特見

有不得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特見

存之猶言不動而子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

人哉四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蓋接小人遠而不疎

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於子游汾亭坐鼓琴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意也傷而和怒而靜

傷怨初辨乃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 籀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

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所傳南風聲 變而不類則子遠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遊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

播鼓武入于河擊磬震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鼓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 曾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此操子之

夏城絳州有 絳州有許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許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

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 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 子聞之謂許收曰獨善可矣

新收不有言者 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 子不相形貌取人不禱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何卜 子

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 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

不懼魏徵能之直而遂 間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 亂世羞富貴實威能之好禮儉肅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 是早成 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

早成非務 叔達出遇程元實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遊夫

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皆充欲 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

爾子間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

長生苟不仁不孝 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

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 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諷呼

金馬子曰人隱者也 說述混俗不自求別子曰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

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

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 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

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則成天隱致文中子曰小

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雅之義也元經所以

績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連時為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

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楚公註子曰瓊汝將閉門卻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杜門却掃者義瓊

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無為長時之用文中子以為知言

邀諸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子曰知

之者不如行之者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

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

官不自傳弄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間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德

則稱之未可有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楚公作難費瓊去

之楚難注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象云也瓊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問識子曰無

識如言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棠棣詩愛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

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有一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

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德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子曰

木史篇

一育文書局石印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德盛曰樂而不淫子曰

木史篇

一育文書局石印

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哀其周之盛乎鳥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

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思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

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道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感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名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設也當謂幽詩爾按周南

子曰太和之至有心

哉後魏考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未成心於治美矣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

可榮以祿言言惠而董常習書續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

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益大皇帝劉備諡昭烈皇帝非漢民喻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

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識謂能任賢也威心謂亮也普天之下莫非漢民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

也故聖賢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聖賢除之邪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

訓周孔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子曰亂離斯獲吾誰適

歸詩四月篇云亂離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春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受先王之道建明堂

子先王之民矣子文中子自謂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為董常曰敢問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

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元元年當東晉孝武帝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

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地聞有善政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

魏至孝文子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得其宜也而子曰穆公宋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此宋

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立魏孝文時也虬為晉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叔恬

曰散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

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胤自徐而卒不貴賈猶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

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

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



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昔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

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降典禮尚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葉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

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

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於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

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禮樂猶存先

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叔恬曰故問其志文中子泣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

著典要論言六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

逝不至而多為郵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齊公問諸儒經義意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制誌詔冊則幾于典誥矣

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台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于典誥矣

制發於君心也詩臣下諫君之善也詔君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

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

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極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

藏於密不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

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晰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

之穆公所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子仲尼誠有此勞也

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人視我亦將幾人壽幾何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

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

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降此則穿箭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

是猶祿如穿箭者爾爾翁容未反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

而名字亂矣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溺於所習文中

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積綱謂古詩也積綱子將

之陝河南陝州縣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正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壯初九壯于趾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

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恒以家人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

不信曰公之詞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

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

陳亡先王之遺事也而求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馬孔子困薛收曰何謂也子

曰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

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

全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禹禪湯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而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憂

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革業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子曰可與通道未可與權象曰不可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

時而已文也者儆天下之動也文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

文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程元薛收見子曰二生之學文

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始急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誠也大成謂致大平居而安動而

而安動而

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於河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

棘間謂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謂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

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乃召其餐焉世俗亦知非常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操

賈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文中子曰賈誼夫孝

文胸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

而不彰者也三者必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稟今董常曰

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

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無為以其有不言之放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文

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問暇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藏乎謂反一

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因氣以濟能無彰乎賦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

通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益不言之教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

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

帝有合宮在其下可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冲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

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冲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

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冲則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

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道冲則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

名文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穆生同受詩作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

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欲酒王設穆生同受詩作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

召浮王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為善最樂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是仁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榮寵不亦宜乎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矣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馬

魏相篇

五 育文書局石印

宣王與曹爽爭權 儲后不順而晉室墮矣 惠帝哀太子適求加鮮 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謂典禮也漢魏  
相傾終亂魏也 晉歷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 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文中子中說卷八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字翁學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 子曰孰謂齊文宣普

而善楊導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普於為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

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 謂陳思王善

讓也能汚其迹可謂遠刑名矣 醉酒馳馬是汚迹也求 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 謂陳思王善

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古知道者視聽 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 抵計 曲而不佞者矣

廣推其類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 常問一 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

全吾與爾有矣 既泛言其道 故終顯其志 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 谿 晉州有馬頰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賈威進曰夫

子遂得潛乎 潛隱也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道 正月篇也 爰云喻賢人 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 大業十一年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爰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 仇姚義曰其車既載乃集

爾 爾輔云車載物喻王之任 爾輔國事也 樂其輔遠賢也 賈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爰云車度險曾不為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 感愴長

其意 既而曰不可為矣 言隋必亡 子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 言常道在乎性禮以制行禮以制之 樂以和德

德不可若必 春秋元經以舉往 仲尼舉周公之典禮 仲淹 易以知來是生不窮 先王之蘊盡矣 禮與 王孝逸曰

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

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



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宗其教以行於天下

也其猶不也不然如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非證其處家也父兄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也其猶不也不然如

若無所思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未見薛方士預馬方士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日不舉樂于聞之曰

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

說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

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異矣董常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謂商北

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即白溝楊帝開永濟子居家不暫舍

周禮門人問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

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

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况立素有心於克己哉魏徵問

君子之辯子曰君子莫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董常聞之曰君子有

魏相篇

一育文書局石印

宗其教以行於天下

也其猶不也不然如

也其猶不也不然如

也其猶不也不然如

也其猶不也不然如

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隱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陳時可無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言董常聞文中

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譽所動靜則謗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生未見房玄齡

息吾已矣夫天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生未見房玄齡

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

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及玄齡曰如主何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

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楊帝幸江都宮子有

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况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斯已矣斯謂不收曰何謂也子曰

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年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

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子曰早婚少媾教人以偷偷薄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且貴賤有等

妻妾媵各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子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編門人薛收曰辯矣

平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類房玄齡請習十二策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虞世基

世南兄也楊帝時參掌朝政唯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

歸畏此罪也首章云豈不懷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文中子曰

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子曰吾不仕故成

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不廣求故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媵也

織念者義之蠹也蠹蝨皆喻害物整亡反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昔

於江表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

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女序實感

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禮子述婚禮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馬用續補也子曰瓊爾無

輕禮無語俗禮古禮阿時姑存之可也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以盡神之與子曰古者進賢退

不肖猶患不治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退之也如是寡怨肖者不怨猶懼不

免不忍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子讀說苑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左石說禮樂可子

之韓城馬翊有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賈瓊程元後從行關吏仇璋成止之曰先濟者為

誰問之二吾視其頰積如也重而不亢亢昂也目燦如也敬而不瞬澈清也曉口敦如也悶而不張敦厚悶

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威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掙旋而不懼言狀貌皆是必

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

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舍職從於

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此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

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多動不可

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真靜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

識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殺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

不責人無財怨使人怨無專利利人無苟說以道無伐善於伐無棄人亦取無畜憾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

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

者華篇注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小人先交而後擇以利合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老聃曰吾言其易行天下不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老聃曰吾言其易行天下不

能行信哉信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

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

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故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

而不得者也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

滅矣故曰無性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任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德位爾朱

位嚴光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

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是以君子思以下人以厚下安宅為城府君讀說苑為城說苑注見

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怨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

會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

無悔若無人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

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所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

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

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無挺挺然立無計計斤無固執無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

能務茲故曰樹立也無挺不曲貌無計計斤無固執無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

者與無疑有是四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與璋言識易剝卦子笑而不答薛收曰

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子謂仇璋薛收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蓋畏無違

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合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易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引易以明命也惠順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載駁難子曰徵其能自取矣福取董

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載駁難子曰徵其能自取矣福取董

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名取也亦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何謂也富貴則言天子何獨死生言命而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富貴則世人皆命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

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生自召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不可自取理矣箭求退縮而

己瓊拜而出謂陳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程元曰敬佩

玉音服之無數厭又中子曰度德而師即師己不如易子而教易今亡矣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

國非大臣也嫌疑惜其身是大人國不以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奉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

非具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是仁人矣不違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慮焉亦三月之義

爾無苟美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是彼顏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

岸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放蕩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精微仁性則

也馬能不違三不違繁師立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師立曰吁其幼違也違謂瓊曰夫子十

五為人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服謂未嘗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違不在瓊聞之德不在年

左傳曰年均擇賢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趨

是則賢德為上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

立命篇

育文書局石印

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於性命至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

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經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之

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

此亦小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中斷德全則導

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

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定故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

宗宗即統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

物達謂遠取諸物也若斷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故能言此子曰讖寡

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馬乘

之謂舜乘堯之類單之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則君天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

謂湯革夏之類是也謂湯革夏之類是也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時然有行

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也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

也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

一來一往各以數至往來循環數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

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于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愚者非邪

吾獨奈何愚者不知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

五交是生三覺覺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己過是隱也隱

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實威曰讓人容其許雖太許

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依禮示罰眾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初書

公命推漢有之不及魏矣志事不及太熙矣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衰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

年場帝叔恬曰何謂也子泣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場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衰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

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側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

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以至治之代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夫子諸侯卿大夫

必章明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

也賈瓊曰澹離朴散其可歸乎歸復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亦存則道行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

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破破險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甯而桓靈失斯則治

亂相易澹澹有由所化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

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和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

云澹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澹離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

也感性如歧之感路也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謂不疑也實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

至馬子曰董常近之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常恐門人輕威而重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

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或問陶元亮潛字子曰故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

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

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也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具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

也窮理者也心謂故悉本於天也悉盡也盡我於天理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也近則求

諸己也已謂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天

育文書局石印

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強也 薛收曰敢問地祇既問天神人鬼 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

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 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屬土故以祭禮接焉 子曰三者何先

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園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

敢問三才之蘊與之精 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

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 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乾坤

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 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尚詐而患

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 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

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力加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 烏乎

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 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

營營乎差師 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 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 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 大夫失

道則士修之若孔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 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 死而

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蟠 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 也詩不云乎縱

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子於篇刺亂世學校不修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

營營非止身而巳 繼時之道當遠大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賢人不振 由子曰中國失

道四夷知之魏徵白請問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請薛收曰時可知矣賜



帝失道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非民無詩職詩

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姚義困於寔寔今民何不作詩曰傷哉寔也蓋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舍讓也古

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為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

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字

叔珪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

乎吾聞闕朗之筮矣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

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蓋衣冠其

次犯而不繁三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以後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

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遇亢不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傷禮樂則迷章

志樂章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尊中國而正皇始

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北朝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禍莫大於

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封二十成人知治而受職職

學古之道也此周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隨隨引古語不知其政也言故

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子君更須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

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徒豪傑強本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子曰政猛甯若恩疏恩法速

甯若緩緩寬獄繁甯若簡起兼臣主之際其猜也甯信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子曰委

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秦之罪也言王道喪杜淹問隱子曰非仗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

闕朗篇 育文書局石印

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則疑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

也演卦顯也淹曰敢問藏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

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信顏氏知之矣聖人道大不以語言教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取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

不復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

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仇璋進曰然夫子

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是蕙是葦則有豐年詩

譬如農夫是蕙是葦雖有飢饉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

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

繼相必紹周漢以上襲火隋當以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以乘天命乘時千載一

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其文而已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

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比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

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甯是營永遠止以謝子子曰不動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

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

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彙自

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

之略例焉略經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

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下天

稱其謹正出為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諶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不之信及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疑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  
退則鄉黨以穆時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所儲畜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少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

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

達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

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没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竝隱其意肆其言以揚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者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于闢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以闢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繫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

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禹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平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任宋歷大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殿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母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具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敬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



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  
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下具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  
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  
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  
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檐土階撮如也道之不  
行欲安之乎退忘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  
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  
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  
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  
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  
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  
天下亂豈子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  
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  
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  
列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為十卷竝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  
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狗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驚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為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少自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季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

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惶惶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竝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立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子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意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子因敘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王福時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勲勳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具天子具天子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倘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邪御史當反其坐果實邪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啟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願僕何為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經濟大器妙極古算浮沉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

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彞郭  
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彞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既發明  
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卜算  
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  
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常有烏九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  
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  
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徵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東人莫之知惟  
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即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  
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蕭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  
良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  
而薨朗遂不任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  
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  
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  
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撰布卦遇夬之革兌上三離下乾兌上三離下舍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  
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東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  
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拮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  
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



明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卒不可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則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眾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違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具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

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鄙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未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莢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莢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具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莢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并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子家謂銅川府君曰闕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闕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襟錄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於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襟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盡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譜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迷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迷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授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成十卷具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為者具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闈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